

平民的清穿日子

〔最終章〕

陸

柳華依
著

古代的女人能有多難做？不就是「宅」在家裡嘛！憑她柳西西「千幾年的「宅」經驗，保證可以把這清穿的日子過得比古人更平凡。



平氏有子



原創愛
YL021

平民的清寧日子

陸

柳華

贵阳学院图书馆



GYXY1180536

第代多媒體
Stock Multimedia

原創愛 YL021

平凡的清穿日子・陸

作 者：柳依華

編 輯：余純菁

出 版 者：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公司
Global Group Holdings, Ltd.

地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3樓

網 址：gobooks.com.tw

電 話：(02) 27992788

E-mail：readers@gobooks.com.tw（讀者服務部）
pr@gobooks.com.tw（公關諮詢部）

電 傳：出版部 (02) 27990909 行銷部 (02) 27993088

郵政劃撥：19394552

戶 名：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公司

發 行：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公司/Printed in Taiwan

初版日期：2010年1月

ALL RIGHTS RESERVED

◎凡本著作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未經本公司同意授權者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如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平凡的清穿日子・陸/柳依華著. -- 初
版. -- 臺北市：希代多媒體, 2010. 01
面；公分. -- (原創愛；YL021)

ISBN 978-986-6305-08-5(平裝)

857. 7

98018280

• 目 錄 •

二一〇、慰妻	二〇九、傷逝	二〇八、喪事	二〇七、皇媳	二〇六、備年	二〇五、裡短	二〇四、家長	二〇三、世子	二〇二、往事
069	061	054	046	038	030	022	013	005

二一九、叛逆	二一八、錯愛	二一七、求見	二一六、小吵	二一五、退意	二一四、轉折	二一三、短假	二一二、萬壽	二一一、小別
145	135	127	118	110	102	092	085	078

• 目 錄 •

二二八、徵兆	二二七、反擊	二二六、素屏	二二五、分離	二二四、子嗣	二二三、成長	二二二、難產	二二一、嫂子	二二〇、餘韻
227	217	207	198	189	178	168	161	154

番外二、鏡中花	番外一、揚海	二三五、尾聲	二三四、流水	二三三、脫殼	二三二、閒人	二三一、破繭	二三〇、霜劍	二二九、風刀
314	307	301	293	275	266	256	247	237

二〇二、往事

桐英誠懇地道：「這些事都是因我而起，讓你受委屈了，對不起。」淑寧搖搖頭，「這沒什麼，我們既然是夫妻，就該一起承受所有風雨。但這種事總該有個原由吧？難道是因為世子之位？可你明明沒有那個意思啊？再說，若真是為了世子之位，你嫂子不是更應該拉攏你嗎？」

桐英卻有些為難，「其實……是我從前做錯事……大嫂原本不是這樣的，她現在發脾氣，只是因為大哥……因為別的事心下不爽快，借我們出氣罷了，妳稍微忍一忍，我們以後少見她就是。」

淑寧頓了頓，想想近日所見所聞，有些明白了，大概是與伊爾根覺羅氏懷孕後，很得雅爾江阿寵愛有關，但即便是這樣，瓜爾佳氏也不該把丈夫的弟弟弟媳當成出氣筒吧？她道：「你方才說這是你從前犯的錯，是什麼事？你讓我忍，這沒關係，但好歹讓我知道事情始末，難道我們之間還有什麼是需要隱瞞的嗎？」

桐英想了想，嘆道：「好吧，我告訴你，可妳不許生我的氣。」淑寧有些不明白，但還是應了。桐英摟著她坐在羅漢床上，將往事娓娓道來。

「大嫂剛嫁過來時，待我不錯，我的起居飲食，她常常過問。只是她喜歡叫娘家姊妹來

做客，又讓我去作陪，一來是想給姊妹們找個好歸宿，二來也是有拉攏我的意思。我猜到她的用意，雖然是能躲則躲，但仍十分禮敬，所以她即使有怨言，對我還算不錯。」

「那後來發生了什麼事，讓她變成現在這個樣子？」淑寧問。

桐英笑笑，忽然另開了話題，「我剛來京城那幾年，常與妳哥哥還有別的朋友在一起，可後來妳哥哥去了廣州，幾位阿哥功課忙，朋友們又各有事做，我無聊時，便常到處亂跑。那時候膽子大，只帶了紀叔一個，龍潭虎穴也敢去闖，因此見識了許多事。有一回，我救了一個小孤女，沒有親人，在京中無依無靠，我見她可憐，又是知根底的，便帶回王府做小丫頭。妳也知道，府裡給我安排的丫鬟，我是從不讓她們近身的，侍候的活都讓太陽他們做。可男人畢竟不比女兒家細心，我見那個小蓮挺伶俐的，就派她做些細活，讓她在王府裡安頓下來。」

淑寧原本還聽得有些莫名其妙，到後來便覺得有些異樣，「那個小蓮，多大歲數了？」

桐英輕咳兩聲，「比妳大一兩歲吧，我也不清楚。」

「哦？」淑寧挑挑眉，「你說她是小孤女，我還以為不到十歲呢，你口氣這麼老氣橫秋，做什麼？」

桐英乾笑兩聲，連手臂帶人把淑寧抱了個結實，道：「好夫人，聽我說完嘛，妳答應了不生氣。」淑寧眯眯眼，「好啊，你繼續說。」

桐英打了個冷顫，繼續往下說：「小蓮在府裡幹得不錯，後來阿瑪要我跟他回奉天，我只帶了紀叔一個，把她和太陽都留在府裡，接著又去蒙古，去噶爾丹，過了兩年才回來，那時候

我發現……小蓮長大了，變漂亮了，連心……也成熟了……」

淑寧聽明白了，「想必她是看中了你，想在你屋裡長久久地侍候。」怪不得先前一直推三推四地不肯說，不過，這跟瓜爾佳氏有什麼關係？

桐英苦笑道：「她與當初那個純樸的小女孩簡直判若兩人，說話行事，穿衣打扮，都與王府裡的丫鬟沒兩樣。我那時身心俱疲，只想好好休息，並沒多想，過了幾個月，才覺得有些不對勁。她居然以為我一定會將她收房，還有了些不好的習氣，我很生氣，怕她再留在府裡，會被其他人帶壞，就給她安排了去處，是個繡坊，妳大概聽說過吧？」

淑寧點點頭，先前那拉氏為她與婉寧置辦選秀的衣裳時，就曾交給這種繡坊做，她見過幾次繡坊的人。如今京裡大大小小的繡坊有十來個，繡工都是貧家女兒，每月領工錢。聽說最負盛名的那家，一個二等繡工一月所得，足夠養活一個八口之家。

桐英道：「我找的那家，坊主是位老宮女，品行、脾氣與手藝都極好，還很擅長帶人，手下的繡花女工無論儀態手藝，都比別家出眾，京城周邊不少富戶都願意娶這樣的姑娘做媳婦，甚至還有富商家把女兒送到她那裡做繡工，只兩三年，便出落得同大家閨秀一般。我剛認識小蓮時，她說過很想進這種繡坊。雖然她手藝平平，但那位姑姑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答應讓小蓮去做些雜活，學學本事，過兩年便為她找個好人家。」

淑寧嘆了口氣，大概猜到後來的事，「那個小蓮不肯，對不對？雖然你處處為她考慮，讓她自食其力，有工錢可領，又能學東西，將來婚事也不愁。可你忘了，她在王府裡住了那麼久，想法早就不同了。雖然只是做丫鬟，可你素來對身邊的人都很寬厚，她必然也是錦衣玉

食的。再加上你年輕，身分尊貴，人長得也不錯，待人又溫柔，素來不用丫鬟，卻對她另眼相看，她心裡自然會有想法。過慣了好日子，又以為一定能出人頭地，叫她再拋頭露面去做個繡工，怎麼可能願意呢？」

桐英摸摸自己的臉道：「果然，夫人也覺得我長得英俊不凡啊。」淑寧差點沒被口水噙到，捶他道：「說正經事呢！你亂說什麼呀？」桐英輕笑幾聲，才正色道：「女兒家的心思，還真是女兒家才猜得到。我當時滿心以為她一定會答應，問她的時候，她只是不作聲，後來問得急了，她才點頭。我就叫人給她打點衣裳銀子，過了幾天，東西都準備好了，她卻忽然不見人影，等找到她時，居然……居然是在我大哥的床上。」

淑寧怔了一怔，原來，這就是瓜爾佳氏生氣的原因啊……

桐英嘆道：「那時我大嫂懷胎九月，大夫與穩婆都斷定起碼還要十多天才會生，結果她知道這事後，怒氣攻心，當晚就生產了。雖然母子平安，她還是怒氣難消。原本她一直認定小蓮會是我的屋裡人，沒想到居然跟大哥勾搭上了，她便認定是我在背後搞鬼。大哥為了安撫她，推說是喝醉酒不知情，我只好認下這個罪名。當時我很生氣，便把給小蓮備下的包袱銀子丟給她，讓她出府去了。那幾天家裡亂糟糟的，我就跑到妳家房山別院去住了兩天，妳還記得嗎？」

淑寧回憶一下，想起來了，「你那時候說什麼荷花本是好花，沒必要為了人去生它的氣，還送了我一張畫，畫的是廣州，還在畫裡鬧了笑話。我記得你當時罰天陽去洗衣裳，對不對？」

桐英笑笑，點頭道：「天陽替小蓮求情，我正在氣頭上……看了荷花，就想起那丫頭。她若不願意，直接跟我說，難道我還會逼她嗎？如果想留下來過好日子，也可以跟我說，可是她趁我大嫂懷孕，背著我去算計大哥，就太可惡了。早知如此，當初就不該讓她留在府裡。這件事，是我思慮不周。」

淑寧撫著他的背，柔聲勸道：「其實你當時已經想得很好了，別人不知好歹，不是你的錯。」桐英微微閉上眼，享受背上的安撫，輕聲道：「我也就是生了幾天悶氣，過後就好了。可笑的是，回到王府裡，我叫天陽去找小蓮，她卻已經成為我大哥的妾，登堂入室了。」

淑寧手下一頓，又繼續撫著，回想見過雅爾江阿的幾個妾，猜哪個是小蓮，「那天……大嫂在繼福晉屋裡打牌，有個年輕女子給她送披風來，有些眼生，卻是婦人裝扮，看穿戴不像是僕婦。難道就是她？」

桐英點頭道：「大哥的妾裡，只有她是不得出府，也不許輕易見人的。妳覺得眼生，那就是了。她雖長得不錯，卻算不上絕色，當初進門的手段又不光彩，所以大哥新鮮感一過，便把她丟在一邊。我大嫂記仇，把她當丫鬟使喚，我也不好多管。」

淑寧暗自嘆息。怪不得瓜爾佳氏生氣，原本以為是小叔的小妾，居然變成自己丈夫的小妾，而且還是在自己將要生產的時候，這個打擊不小。她對瓜爾佳氏的厭惡感，不由得減少許多，說到底，對方也只是個不得不忍受丈夫背叛的可憐女人罷了。

桐英見她神色，便握住她的手道：「妳也不用想太多，其實大嫂就是面上凶惡，心地並不

壞。她那邊的妾，雖然時不時會挨些打罵，但從來不會過分，也沒出過人命。我雖然惋惜小蓮不知自愛，自作自受，卻也不擔心她會送命。」

原來如此。淑寧心中對瓜爾佳氏的厭惡又少了兩分，以後再遇到那些不愉快的事，就忍一忍好了。不過她很快發現疑問，「照你這麼說，大嫂應該很討厭你啊，怎麼我聽說她又要給你做媒呢？」

桐英苦笑道：「妳當是好事啊？從前她給自家姊妹牽線，倒還罷了。那些姑娘頂多就是煩些，人還不壞。可這回她介紹的那位表妹，性子很不好，在家裡連親兄弟都不放在眼裡。也因為名聲不太好，選秀記名後，就沒了下文。大嫂一來是為表妹著想，二來是想看我的笑話，才想讓我娶她。幸好我事先跟皇上打過招呼，不然可就慘了。因為這事，大嫂還埋怨我很久。」

淑寧聽了有些生氣，就算再討厭桐英，這種直接干涉他人終身幸福的做法也太過分了。她決定還是要討厭瓜爾佳氏。不但如此，她連雅爾江阿也一併討厭上了，明明是他風流好色，居然要弟弟給他背黑鍋，太沒有擔當了。

不過桐英卻幫他哥哥說話：「大哥雖然在女色上有些缺點，但從不在外頭亂來。他對大嫂還是有真感情的，少年夫妻，在京中最初幾年，彼此相互扶持，患難與共……他們也有過快樂的日子，只不過後來……」

淑寧見他神色黯然，便扯開話題道：「那你呢？你以後……會不會也像你大哥一樣，左收一個，右納一個，叫我生氣？」桐英拉起她的手按到自己左胸前，「我不會，我曾立誓只娶

一人，妳就放心吧。三妻四妾有什麼好？我額娘為了這個痛苦不已。大哥大嫂恩愛夫妻，也變成今天這樣……我只求一夫一妻，過安穩日子，才不想自找麻煩呢。若我將來真變了心，就隨妳處置。」淑寧感受著手下跳動的心臟，輕輕伏入他懷中，兩人靜靜坐著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羅公公在門外咳了兩聲，道：「貝子爺，福晉叫人送信來，說請夫人明日去王府看戲，她請了慶喜班的人。」

淑寧皺皺眉，怎麼又是聽戲？繼福晉不喜歡綿軟的文戲，演的都是鬧天宮之類的，吵吵鬧鬧的，聽一次是新鮮，次數多了，耳朵就太受罪了。

桐英見她神色，便道：「告訴來人，就說是我說的，福晉們天天拉著我媳婦去玩，雖是好意，但我們還是新婚呢，好歹也給我留點時間。」

淑寧不禁笑出聲來，羅公公乾巴巴地應了聲「喳」，便離開了。

笑完了，她又思索起來，「我有些明白了。繼福晉她們總是請我去作陪，又不說什麼，其實是做給別人看的。她們明知大嫂與你有嫌隙，就總要我與她們在一塊。大哥大嫂看了，誤以為我們偏向繼福晉那邊，你們兄弟之間就更疏遠了。只要你們兩個沒法靠攏，她們就能從中謀算。」

桐英嘆道：「這個世子之位就真的那麼好嗎？一個個都在算計，我與大哥之間已不像小時候那般親密了，再這樣下去，他早晚會將我和其他兄弟等同視之。額娘在天之靈得知，一定會傷心難過。」

淑寧問：「為什麼一直不封世子？你既然沒那個心思，為何不去求皇上？早早立下世子，

你大哥就不會這樣了。」

「哪有這麼容易？」柯英道，「這種事總要阿瑪開口才行。沒有父親尚在，我做兒子的就該過他去求皇上封哥哥為世子的道理。我雖然想，可若阿瑪不肯，我有什麼法子？」

「那王爺為什麼不肯？難道……是因為福晉們？」

「她們當然影響不小。」柯英淡淡地道，「不過大哥有些做法也不太好。他對幾位福晉不太尊重，對弟妹們也不夠友愛。阿瑪見了，心裡難免會有些顧忌。而且他長年與大哥分居兩地，自然會偏愛小兒子們。」他頓了頓，嘆道，「更糟糕的是，阿瑪手下的人裡，有好些人都很欣賞我；母親娘家那邊的兩位舅舅，也更喜歡我。大哥因此對我猜忌漸深。我夾在中間，著實難做人。」

淑寧知道他兩位舅舅都是武官，品級不低，雖然眼下一位在湖南，一位在貴州，但家族勢力還是有的。她仔細考慮許久，開口道：「若你真的不願意當世子，總要表明立場才好。你大哥是嫡長子，又早早有了軍職，可說是理所當然的世子人選。但若拖下去，你幾個弟弟們都長大了，這世子之位的歸屬就說不清了。照我說，你兄弟既然有嫌隙，不如你試著說服王爺上書請立你大哥為世子，你大哥定會明白過去是誤會了你，你們兄弟自然就能和好。否則，再這樣下去，你大嫂又與我們不和，你們兄弟之間……此事你得當機立斷。」

柯英默然，緩緩點點頭，「的確，是該做決斷了。」

二〇三、世子

夫妻倆商量了一天一夜，才把可能用來說服簡親王的論據都想清楚了，又細細考慮了應該採取的辦法。

過沒幾天，皇太后的壽辰到了。雖不是整壽，並未大辦，但該孝敬的東西還是要孝敬的。桐英這邊新開府，照規矩要另備一份禮，但他新婚燕爾，沒什麼精力去親自過問，淑寧又是頭一回遇到這種事，不知道規矩，所以統統交給羅公公與尹總管去辦，備了些應景的古玩玉器與幾樣藥材便罷。

他們把這些禮物都送到簡親王府，與王府的禮一起送進宮去。繼福晉照例是要隨著進宮的，因此桐英這天早早便與淑寧一起來王府，想趁機向父親進言。

不料簡親王一見兒子，便招呼他去陪自己欣賞一把近日新得的好刀。而另一邊，郭福晉卻要拖走淑寧，要她陪著打牌，因繼福晉正在做進宮的準備，她們三缺一沒法玩。桐英向妻子使了個眼色，便隨父親進入書房。

淑寧目送桐英遠去，有些擔心。時機估算錯誤，繼福晉仍在府中，還有個管家跟著簡親王與桐英過去了，會不會有問題？不過就算這事傳出風聲來，也未必不是好事，不管結果如何，至少雅爾江阿會明白弟弟的心意。

不容多想，她定了定神，先應付起那幾個女人來。她可從沒玩過清朝的紙牌呢。聽說老太太以前很喜歡，常與媳婦女兒孫女們玩，可是大伯母那拉氏當家後，便不許家人再玩這種遊戲。她在外頭長大，佟氏又不喜歡，所以還真沒學過。她捏了捏荷包與袖袋，似乎本錢還算足，希望不會輸得太慘。

話說桐英這邊，簡親王新得的那把刀，果然鋒利無比，刀身發著寒光，隱隱有些泛紅，鑲金掐銀絲的鞘，上頭似乎還沾著斑斑點點烏黑的痕跡，殺氣撲面而來。這是一把上過戰場、沾過人血的刀。

簡親王對此刀鍾愛不已，但桐英卻沒什麼興趣，只是隨口應和著。簡親王見他心不在焉，有些掃興，便收了刀，直接問他在想什麼。

桐英趁機向父親說起冊封世子的事，勸父親及早立下世子，並表明自己支持長兄的想法。畢竟，長兄年紀不小了，像他這樣的成年嫡長子，又有了兒子，還沒封為世子，在各王府中是不尋常的。

桐英道：「額娘是阿瑪的結髮元配，按規矩，她所生的嫡長子，本該是世子。小時候倒罷了，如今大哥都二十多歲了，在朝中也是一員大將，聲名日盛，在兄弟當中，無人可與他相比。姪子一天天長大了，大哥卻得不到正式冊封，著實尷尬。府裡……難免有人會生出別的想法。阿瑪還是早早請封世子吧，將大局定下，家裡也就……安定了。」

簡親王沉默了好一會兒，才盯著桐英道：「我知道你向來敬重你大哥，不過……你也是一樣是元福晉嫡子，一樣已成家立室，先前平定噶爾丹，也立有大功。你除了不是長子，一點

也不比你大哥差，難道對這世子之位……就沒什麼想法？」

桐英忙跪下道：「兒子從未有過這樣的心思。雖然先前立過些小功勞，但只是因緣際會罷了。皇上若用得著兒子，兒子便用心去辦事。皇上若用不著兒子，兒子就只期望能過著安穩穩、清清閒閒的日子。每日看書畫畫，騎馬射箭，對於朝廷上的事，著實沒什麼興趣。因此，沒有當世子的心思。這都是兒子的肺腑之言。」

簡親王皺皺眉，「你就是這個脾氣不好，我還以為你這幾年改了呢，誰知還是這樣！書畫就真這麼有趣？我們家世代都是馬上英雄，怎麼就偏生出你這麼個沒出息的傢伙！」

桐英不敢頂嘴，過了好一會兒才小聲道：「如今西北都平了，哪裡還有打仗的地方？何況宗室中多的是馬上英雄，可能寫幾個字、畫幾筆畫的，又有幾個？若不是有這項才藝，憑兒子的本事，還沒法在皇上面前露臉呢。」

簡親王聽了氣悶，但也知他說的是實情，便沒再罵下去。桐英探得他氣消了，方才起身繼續先前的話題，「阿瑪，弟弟們漸漸長大，心也大了，若再不確定大哥的世子之位，我只怕兄弟們會鬧口角。阿瑪……」

「你當我不知道嗎？」簡親王一瞪眼，「可是你繼母說得也有道理，我身體還好，這事並不急，等過幾年，你幾個弟弟長大了，看他們品性武藝如何，再決定不遲。這也是為了我們王府的家業著想。你大哥雖占了個嫡長子的位子，但前幾年倒還好，現在卻越來越不像話！對其他兄弟愛理不理的，動不動就罵！當了我的面，他都沒個長兄的樣子，若真讓他成了世子，將來我死了，天知道他會怎麼對你的弟弟們？」